

上海的冬天,已经变得很离奇,亦好,绝了破暖清风的心思,亦灭了弄晴微雨的意头,倒也真的死心塌地了。暮冬沉沉,阴寒漠漠,不要紧,darling,我们去看丰子恺,就不冷了。

免去虹口鲁迅纪念馆,一堂“散帛自珍丰子恺漫画展”冉冉呈现。展堂玲珑,含蓄,温存,如珠如玉。爱叙事

去看丰子恺,就不冷了

石磊

宏大的博物馆,亦爱这种盈盈一握的小甜心,有家常的体温,亦有婉转自喜的安详。而丰子恺帧帧连绵,一种莫名的依依,三步之内,已经中枪。这个男人的小画儿,有一种熟,一烫即熟的那种熟,从不用力,一无滥觞,那个度,真真好到无法可想。人到中年,千辛万苦,终于懂得,于人于事,最难的,总是那个度。丰子恺萧然佳美的度,想来总是天成,后天自强不息的把控,终是劣迹了。那种抹手就得,那种先天一般的后天,一幅一幅端详过去,无法不佩服。

虽说是小画儿,却帧帧必有人迹,即便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那种无人之境,亦让人觉得,画中人仿佛刚刚起身离座,步履轻尘,袖拂微风,桌上的残茶仍温暖。丰子恺于这种小民起居,人烟缭绕,最是拿手,独步一个世纪,想来绝不成问题。难的是,一个男人的笔下,一辈子如此重重叠叠累累世相,居然还能不鸡犬声闻,不旁落小家气,年年笔致饱满,岁岁意境谦和,可是真不好弄的。出生于深秋季节的天蝎男人,丰子恺一生僻静,自外于名利场,天赋一种高贵的消

极,于这些默默传世的小画儿里,一一说得清清楚楚。这当中,是人迹还是神迹,有时候,真真不太好说。丰子恺的隔壁芳邻木心说过,中年,如一场长途跋涉的返璞归真。人人跋涉得辛苦,而丰子恺这个男人,仿佛一成年,就已经轻易站在了终点,衣也翩翩,髯也翩翩,让人兴叹亦无从兴叹起。

展中,除了浙江博物馆远道而来的丰子恺作品,上海鲁迅纪念馆亦贡献一部丰子恺为鲁迅巨著《阿Q正传》所画插图。鲁迅年长丰子恺17岁,两个巅峰才子,一实一虚,一怒一喜,一满一空,将一个痛心疾首的国民故事,讲述得血肉淋漓。一枚一枚浏览过去,恍然觉得,一层包浆匀润的古垢,凝在那里,好看得不得了。

看完丰子恺,晃出鲁迅纪念馆,于鲁迅公园漫然闲游。冬日午后,人烟寥寥,腊梅枝横,萧索之中,倒也很有一点日长如小年的静谧。晃饿了,园子里有汤团吃,略略硬质的糯米粉团,一边吃,一边继续琢磨丰子恺那种空前绝后的糯米气质。

寒夜里,跟包子吃茶,慢慢将白天拍的丰子恺拿给小来看。

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一般离思两销魂,楼上黄昏,马上黄昏。

香钿见来须闭口,大江归去好藏身。云云,等等。

而上海,到底是,有过丰子恺、有过鲁迅的城。

广东江门的良溪村是保护较为完好的古村落,也保留着较完整的民俗。宝龙头,指的是大门外右边一块长方形的平台,比一般的窗台要宽大,村民用它来搁晒物,也用它来搁交易品。

宝龙头虽不起眼,却有着好听的名字,平常人家重实在,图吉祥。

良溪村古称荫底,意即一个长满荫草的山坳。村前一条长长的溪流,有水龙兴。在村口的土地庙前的水泥柱上,正贴着一张罗姓村民的告示,题为“揭龙口”,说的是几天后某时某刻将拆祖屋。

拆祖屋与揭龙口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村里的民俗所称,旧屋脊上会有龙潜伏,此龙乃恶龙,一旦旧屋揭了脊,它便会往别人家钻。所以,揭龙口之前,村上人家会关紧大门,门口放一盆水,悬一把镰刀,加一把扫帚。恶龙会在水中显影,而镰刀会割之,扫帚会扫之。

良溪古村已有近千年

历史,村民基本为罗姓氏人氏,千年的流传,不但有古民俗、古传说,也遗古寺庙、古祠堂、古墓与古民居。单一座建于三百多年前的罗氏大宗祠,便有船形屋脊,青瓦盖顶,还有十分精美传神的木雕、砖雕、石雕。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处处点点融着历史与文化,这平民的历史与文化,也许有粗俗的一面,却又充满着想象与本真,想象让人有创造力,而本真让人不失淳朴。

就拿“揭龙口”来说,拆那数十年的旧屋,总会有腐尘朽灰飘散,身子弱者呼吸到了,当然会生病。关上门,再运用一下清水与扫帚,自然是有道理的。

村里有一座贞节牌坊,此牌坊不像别处的牌坊高石宽拱,显只求名彰而不事张扬,偏偏这座牌坊在村街上是看不到的,原来这牌坊被一道高门墙贴近挡着了,这外在的高门墙并非后来为保护牌坊而砌,还是那个旧年代之物。这里面就有个流传许

宝龙头

储福金

周有光:“我只有三岁”

宫立



葛剑雄老师说:“周先生真了不得,不但身体好,心境也不同一般人,肯定能活一百岁。”周有光先生自己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百岁新稿》自序》中写道“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2010年周有光先生还新潮了一把,开通了新浪博客。谭先生料事如神,如今,周先生已经110岁了,但他的心却很年轻。不对,按周先生的算法,他今年应该是30岁。



武夷山村梅溪 (水彩画) 荣德芳

对他的帮助,也就是“仔细”二字,帮他检查修改,可使他和他妈少跑几次教师办公室。

他帮我削铅笔,这活儿干得真不赖。我刚伸手,他就把笔尖一头直戳过来,有一次竟扎到我的手,破了皮,留下一个印子。回家洗手时多打了一遍肥皂,我妈似有点心疼,在一旁小声嘀咕:这是铅笔,含铅,渗进血里可不好……惹得我那几日,得空就举几个手,看那印子消了没有?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铅笔里的并非铅芯,而是石墨芯,吃一节也不会变傻。傻的是,我那时把我妈借此发挥议论的话,告诉一起上学的另一个“独养女”,我正儿八经,一板一眼地说“我妈说”:“对三个女儿,我不是把关心和疼爱的一大份里,分出三份,给你们每人一份子;而是一对一,我有三份操心,哪一份都不比对独生子或独养女的少!”那娇女听了直咋舌,接着说:“我还羡慕你们家姐妹呢,多热闹!多亲密!不孤单!”

墨兰·红梅

陈迅



墨兰

画家郑思肖,寿78岁,南宋39年,元朝39年。66岁画《墨兰图》,兰叶寥寥,花两朵,一盛开,一含苞。题跋云:“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所南翁。”所画墨兰栩栩如生,可惜无土无根。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出土和根呢?他说:“土为番人夺,忍着耶?”郑思肖,号所南,意思是,向南背北,不忘亡宋。曾写《心史》一部,充满爱国情怀。

红梅

齐白石一生爱画红梅。他《画红梅》诗云:“闲将古鼎剩丹霞,著上檐前枝上葩。自笑此翁清福薄,老年花发怯还家。”又《红梅》诗云:“冰颜却厌雪同色,绿萼犹嫌玉有瑕。著尽胭脂铁骨在,诸君莫认是桃花。”白石老人笔下的红梅,墨杆红花,红红火火。红梅绽放,红了自己,也美了他人。

久的故事了。说这牌坊,既是贞节牌坊,一定经皇上御赐,这座筑于乾隆元年的贞节牌坊,原是雍正当政最后一年所赐,表彰的是罗家的一位吴氏女子,此女子在丈夫去世后,扶养子女成长,并有儿子中考当官,官位不小。当官的既孝且荣。只是传说牌坊立后,孙子辈上一连有几个染病遭不幸的,算是上辈太荣耀了,反折了孙辈的福寿,实在是福兮祸所伏,但御赐的牌坊自然是拆不得了,只能砌一道墙拦住,以免那荣耀损了后辈。

世上的牌坊也见过不少了,砸毁断损了也有,但被另一道墙遮蔽了的,也许是天下独一无二了。穿过村中的石板路,来到村后的小高坡上,那有一个神龛,里面有塑像,龛前有香台,本还以为供的是哪路神仙,原来祭的是旧时的一位神医,良溪村民因祖上受神医恩惠,代代祭拜神医,上新年



头炷香时,祭品排满几米的石条凳,一个个轮着上香上供。

站神龛前的高地上,看良溪村的全景,明显的,内一圈的房屋旧了,眼前坡下的一座房屋,一整片屋顶坍塌梁露了,便知那是一所空巢。

如今乡村里,年轻人少了,都外出找生活,良溪村人家外出的更多,江门是侨乡,龙腾千里,良溪村侨民散落在世界各国。月是故乡明,常现游子梦。清明节前,不管远近,不管海内外,都会回来祭祖,为光大

门楣,便砌房造楼,村子外一圈多是新砌的楼房,新楼房土洋结合,有西式外墙,有中式画龙。古村今貌,生活的画面有声有色地展开着。

往事并不苍老

徐芳

首先,铅笔并不苍老,身条亦如从前一般纤细(俺羡慕)。在收拾家里杂物时,惊喜地发现一个旧笔盒里,一支红黑竖条带橡皮头、金属箍圈的中华牌铅笔,在四十余年后,漆皮竟仍然能反射点点灯光。这一梦,仿佛时间都停止了。而如果我减了年岁,成了那个苗条如铅笔的小姑娘,重回课堂,用冬天红肿并长满冻疮的小手,再握起铅笔,一定会像过去那样微笑着,可能会更喜欢更投入呢——那个小姑娘(呢称丫丫头,之后她的大学同学都还这么叫她)嘴角怎么会往上挑——她自己当然是最清楚不过了。

她和铅笔的关系也实在有黏性,记得学前期她的衣兜或裤兜里,就常常有个铅笔头,揣在那里,就像揣在怀里的另一个小爪子,硬硬的,痒痒的,或者在墙角画一个个方块圆圈,或者在水泥地上画小鸡小鸭。再走到那个地方时,便双脚起跳,生怕踩着自己的作品。但终会发现,笔头真是受限于纸与其他,世界还真的很小,如同那时手脚觉得无处可伸。

小学三年级的同桌是全班最捣蛋的淘气包,除了上课时必须坐着,其余时间他不是跑,就是跳;不是爬窗、爬门,就是在地上打滚——滚玻璃球,滚铁圈,反正有多种多样的不让自己安静下来的玩法。他是换位后换到我的边上。是他向班主任提的要求,同桌是家里的独子——在那个年代很特别,所以具备了太多“独”的印记。他妈常常来学校,

在教师办公室听各位任课老师的训,因此她那种窘态毕露,早早地,已为大家所熟悉了。同桌的妈瞪起铜铃眼,有些忧愁地瞅着我的同桌;连连叹气,其猛烈的程度,几乎要让孱弱的身体支撑不住。那也是个瘦如铅笔的女人,急煎煎地来,急煎煎地去,其间特地从办公室追到教室里,就为了送我一支铅笔。

我接受它了,再将它引入顽童的生活,一撇与一捺之间,仿佛就产生了差错。他笑话我“笨、慢”,似乎准确,至少是没有理由叫他闭嘴的。擦了写,写了擦,我每写字,简直可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了,有时就因为某字写得有点歪斜而已。也可以说,方正已成了我要用铅笔和橡皮擦写下字的外壳了。

写到这里,想到一部喜剧电影《神通乡巴佬》,片中王宝强饰演一个叫“楚中天”的乡巴佬。楚中天在读书时,书写潦草,在试卷上写名字时,“楚”字分成了两截,被老师念成“林蛋大”,后来被同学们取了绰号“林蛋大”,直接导致了自卑心理……其实所谓“气吞山河”或“张牙舞爪”的字迹,很可能属于城乡顽童共有——谁也预期待会有什么“理想”学童,也除了你自己,可能就在未来某时反省中哦。

他写字,无所谓方正不方正。结构的错乱、位置的颠倒,倒可能是小儿童的一时顽劣之计。但可以更进一步说,对于根本不修改的字,其实也不存在一目了然这种状态——他想得出来而实在又难写下——就在他看来无边无界的地方,留下横七竖八的足迹(如某些动物)。我



大的庆功宴,庆祝巡演圆满成功并共度除夕夜。

宴会在家中餐馆举行,酒菜都很可口。还安排了抽奖,餐前每个人都领到一张写了某个数字的小纸片,宴会接近尾声时开始抽奖。我这个入虽然姓蒋,还叫蒋力,却似乎从来与奖或奖励无缘。喝着酒,看着抽奖结果一一出现,一个个有幸者意外欣喜的样子,我已为这次并不十分顺利的跨年巡演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暗自欣慰,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次为这次巡演的准备耗费了多少精力。突然,叫到一个中奖的数字时,没见有人应答,而身边的同事捅了我一下说“好像是你的号吧”。“是吗?”我赶紧掏出我那张小纸片,又问了一遍主持抽奖的人,数字果然吻合。

掌声中,主办者把奖品递到我手中,那是一张面值50美元的钞票。同事说“祝贺你呀,除夕中彩!”我本意不想拿这份小奖品,但也不能驳人家的面子,转念之后,我说:“剧院化妆师的女儿杨天在这里读研,她跟了我们大半个月,还教我英文,也很辛苦,我做件善事,转送给她当压岁钱吧。”当场就把那张钞票给了杨天。

次日是大年初一,从达拉斯登机,在芝加哥转机,飞回北京。因自东向西飞,所以到北京落地时,还是大年初一。这一年,无意中过了两个大年初一。期盼首次三代同堂迎新春,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